

魔鬼的罗网

——西德尼·谢尔顿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魔鬼的罗网

〔美〕西德尼·希尔顿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五月·沈阳

Sheldon, Sidney  
**WINDMILLS OF THE GODS**  
William Collins Sons and Co. Ltd, 1987

---

根据伦敦 Collins 1987 年版译出

## 魔 鬼 的 罗 网

Mogui De Luowang

〔美〕西德尼·希尔顿著

---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发 行 部 发 行

辽 宁 日 报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49千 开本：737×1092.1/32 印张：11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9,000

---

责任编辑：白 平

责任校对：陈文本

封面设计：周 良

---

统一书号：10158·1162

定价：2.20元

# 序

## 芬兰 波湖

在离赫尔辛基约二百英里的密林深处，有一座舒适、密封的屋宇。委员会欧美分局的委员定期来这里秘密聚会。他们来自八个国体不同的国家，在芬兰的访问均由芬兰驻瓦尔申纽沃斯多的一名老资格公使暗中安排，护照上都没有芬兰之行的记录。一到达密林，武装警卫便将他们送进房屋；当最后一名委员步入屋内，大门立刻便紧锁起来。卫兵在严冬刺骨的寒风里严密监视着四围的动静。

屋内，那些身居高位、掌握国家命运的委员们围一张长方形大桌而坐。他们以前都曾会面，但在今天这种秘密场合却极少进行磋商，除了彼此信任别无他途。为安全起见，每人均有一个代号。

会议在激昂的气氛中持续了近五个小时，讨论十分热烈。

最后，会议主席起身要求进行表决。先转向右手那人，问道：“西格德？”

“同意。”

“奥丁？”

“赞成。”

“鲍德？”

“请诸位火速行动。如果行动暴露了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要……”

“赞成还是反对？”

“反对……”

“弗雷尔？”

“赞成。”

“西格蒙德？”

“反对。十分危险……”

“索？”

“赞成。”

“我投赞成票。决议通过。我将通知总指挥。下次会议，我将把这位最佳人选的情况向诸位作一介绍，因为将由他去执行我们的计划。请遵守惯常的预防措施，每隔二十分钟离开一批。谢谢，诸位先生。”

两小时四十五分钟以后，技术专家们将一桶桶煤油搬进屋内，顿时，整座房屋处于熊熊烈火之中，红色的火焰在狂风中愈烧愈旺。

当消防队从波湖赶到起火地点，除了一堆灰烬，什么也不存在，但听雪花飘落在烧焦的屋体上发出嘶嘶的声音。

副队长凑近灰烬，低头嗅了嗅，道：“煤油。是纵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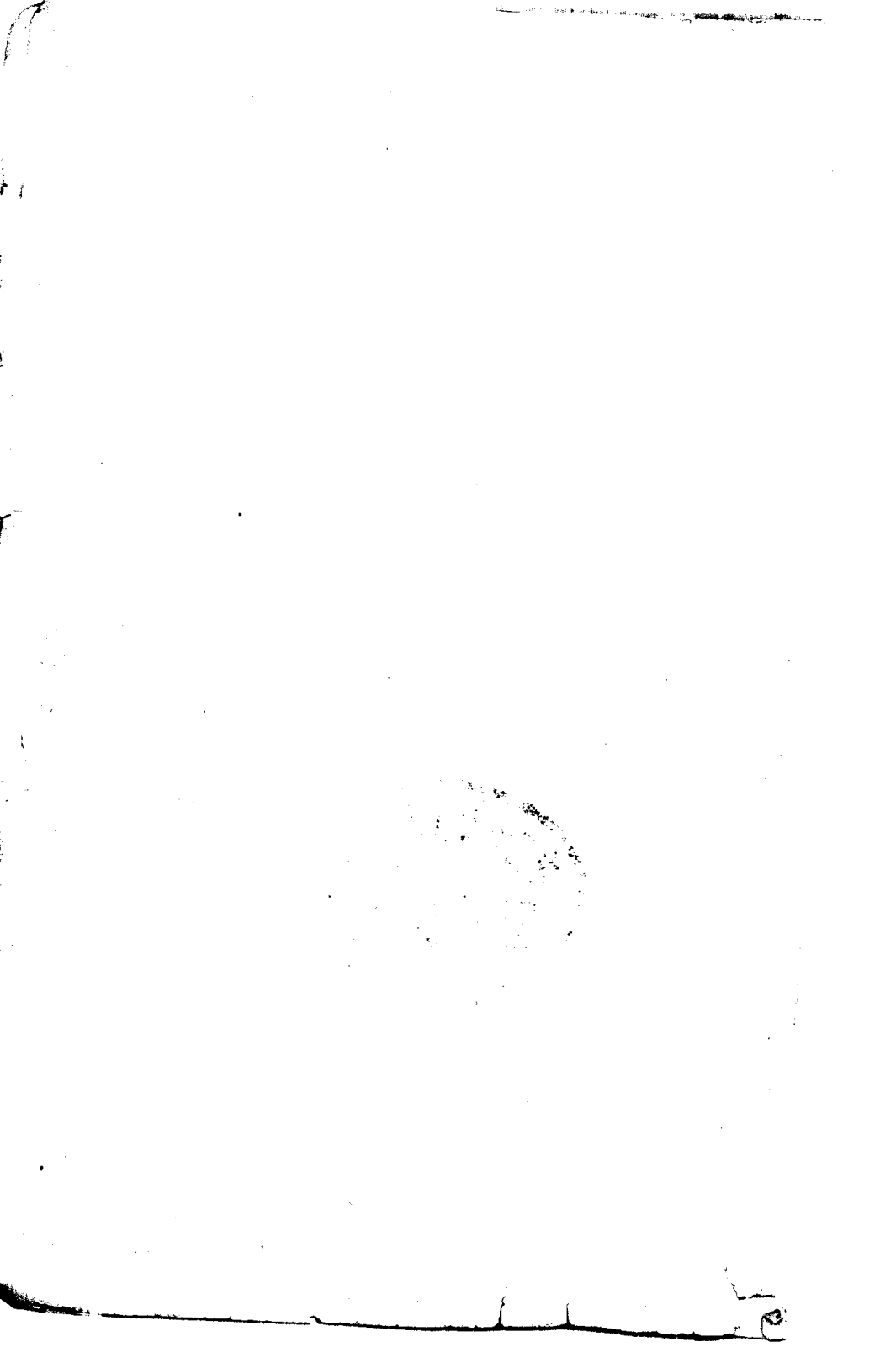
队长凝视着这堆残骸，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真怪啊！”

“怎么了？”

“上周我来这儿打猎，并没有这个房屋啊。”

# 第 一 部

孔保尔 译





## 华盛顿 D. C.

斯坦顿·罗杰斯命中注定要当美国总统。他是一个才略超群的政治家，在公共场合经常抛头露面，并有许多很有势力的朋友的支持。对罗杰斯来说，不幸的是他的性欲妨碍了他的事业；否则，华盛顿的许多地方就不会张贴出“老色鬼斯坦顿滚出政府机关”的标语了。

斯坦顿·罗杰斯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好色之徒，相反，直到那次命中注定的床第越轨行为暴露之前，他还满以为自己是个模范丈夫哩。他长得英俊、潇洒，而且极为富有，并正行进在通向最高权位的路上。他早有外遇，一直寻机休妻。

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漂亮、聪明，喜欢社交，夫妻俩在一切事情上近乎情趣相投。与罗杰斯相爱的女人叫巴巴拉，她经过长期努力离了婚，决意跟斯坦顿私定终身。她比斯坦顿大五岁，长相妩媚俏丽，总是满面春风，楚楚动人。他们俩在爱好上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斯坦顿爱好体育运动，而巴巴拉对体育运动却毫无兴趣；斯坦顿喜欢交际，巴巴拉喜欢和丈夫单独呆在一起，或参加人数不多的小型娱乐。她与斯坦顿·罗杰斯的最大的令人惊异的差别是，斯坦顿是个心胸宽广的人，而巴巴拉却是在一个因循守旧的家庭长大成人的。

斯坦顿最亲密的朋友保尔·埃利森对他的行为却不以为



然：“你一定是精神错乱了吧，老朋友！你和伊丽莎白可作为一对十分和谐的夫妻，被收进《吉民斯大全》一书里。你可不能抛弃她去追求巴巴拉呀！”

斯坦顿·罗杰斯对保尔·埃利森的劝告大为不满：“去你的吧，保尔。我正在热恋之中。我一旦离婚，就跟巴巴拉结合。”

“可要知道，这对你的事业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们国家的一半婚姻，其结果就是离异。这是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的。”斯坦顿·罗杰斯是这样认为的。

他曾经表明要当一名蹩脚的预言家。罗杰斯为离婚引起的大吵大闹对报界来说简直是爆炸性的新闻，那些传播流言蜚语的报纸起劲地发表耸人听闻的消息，并配发斯坦顿·罗杰斯爱情温床的照片，刊登他午夜秘密约会的故事。各家报纸尽可能将这一桃色新闻写得长而又长，甚为荒唐可笑。这种轰动一时的闹剧平息之后，那些为斯坦顿·罗杰斯能够荣登总统宝座而大力支持他的权势朋友们，一个个都悄然退去。他们又发现了一位新的政治改革家可以支持，眼睛紧紧盯住了保尔·埃利森。

选择埃利森的人确实很有眼力，虽然他没有斯坦顿·罗杰斯那一表人材，也没有他精明强干，但他睿智，惹人喜爱，有相当的背景。他身材矮小，但衣著得体，个性很强，长着一双真诚无邪的蓝眼睛。他和一个钢铁大王的女儿艾丽丝有过十年幸福的婚姻，他们俩曾以阔绰和相亲相爱闻名遐迩。

跟斯坦顿·罗杰斯一样，保尔·埃利森也上过耶鲁大学，并在哈佛大学法学院深造过。两人从小在一起长大，两家在

南亚姆波顿的别墅也相毗连。他们俩一起游泳，一同组织棒球队，后来又一道参加社交活动。他们在哈佛大学是同班。保尔·埃利森功课出色，斯坦顿·罗杰斯戴上了明星学生的桂冠。《哈佛法学周报》的一名权威编辑认为保尔肯定能成为助理编辑。斯坦顿·罗杰斯的父亲在华尔街司法商会里是个德高望重的人物。每当暑期斯坦顿在父亲那儿打工的时候，也给保尔安排了一个差事。一走出校门，斯坦顿·罗杰斯这颗政治明星便开始闪烁着光芒往上升起；设若他是彗星，那么保尔·埃利森便是彗星之尾。

然而，离婚改变了一切。现在斯坦顿·罗杰斯却变成保尔·埃利森的陪衬人了。斯坦顿为能登上总统宝座几乎花了十五年的时间。埃利森曾经失去过当选议员的机会，此后他便节节胜利，并在以后的几年里成为一个经常抛头露面、能说会道的立法人。埃利森反对政府机构的浪费现象，并和华盛顿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他是人民党的成员，笃信国际和平，曾被邀请作为下届总统候选人进行演说。一场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演说使所有到会听讲的人全神贯注，并不时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四年后，保尔·埃利森终于当选为美国总统。第四十二任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由卫星传送到一百九十多个国家。埃利森上任的第一个任命就是把斯坦顿·罗杰斯提拔为外交事务顾问。

在华盛顿新闻记者经常聚集的黑雄鸡夜总会里，一位《华盛顿邮报》老资格政治记者本·科恩和四个同行坐在桌旁，观看摆在酒吧柜台上的一台大电视机转播总统就职典礼节目。

“妈的，这狗娘养的，花了我五十块钱。”一名记者抱怨说。

“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打赌来反对埃利森。”本·科恩责备道。“他有魔法，伙计。你最好能信奉这玩艺儿。”

摄影机摇动着镜头摄下了云集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人们，顶着凛冽的寒风，把头缩在大衣里倾听高音喇叭里播放的典礼仪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院长贾森·默林让新总统完成宣誓就职后，保尔·埃利森挥手走到麦克风前。

“瞧那些傻瓜，站在那儿硬撑着，冻得象个龟孙子。”本·科恩评头论足。“你知道他们干嘛不呆在家里，象常人一样在电视上看呢？”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正在创造历史，我的朋友。有一天，所有这些人就会对他们的子孙说，保尔·埃利森宣誓就职的那一天他们亲自在场。他们都会吹牛说：“我离他近在咫尺，都可以摸着他了。”

“你可真好挖苦人呀，科恩！”

“我就为这而自豪。世界上大凡政治家都一个鸟样，一味拍马屁企求升官。等到过够了官瘾，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拔脚就走。我们的新总统是个自由主义者和空想家。这就足以使任何有聪明才智的人梦幻消灭。我认为自由主义者是贪图享乐、华而不实的。”

实际上，本·科恩并不象他自己说的那样玩世不恭。他曾最早对保尔·埃利森的经历进行过新闻采访，而事实上起初他并没有给科恩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埃利森爬上政治阶梯时，本·科恩便开始改变他的看法了，认为不会有人投这位

政治家的“赞成”票，他只不过是林中一鸟。

外面，天空冰冷，大雨滂沱。本·科恩真不希望这天气是四年前与人打赌的预兆。他索性把注意力转回到电视机上。

“美国总统的宝座如同美国人民点亮的一把火炬，每四年传递一次。这如同接力赛的火炬，的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它强大到或者足以焚毁文明，或者便是照亮我们前途和后半生的指路明灯。这是我们所要做出的选择。我今天说这话不光是对我们的同盟国，而且也是对苏联阵营的那些国家。我现在对他们说，当我们准备跨进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任何空间进行对抗了，我们必须学会创造，创造一个世界，并使之成为事实。走任何其他道路都只能引起一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制止的大屠杀。我清楚的意识到的在我们和中东国家之间有很多深渊，我们政府最先考虑的是在这些深渊上建造起一座座坚不可摧的桥梁。”

新总统的演说甚为真诚，且含义深远。他是在做样子。我希望没有人会去暗杀这个杂种。

堪萨斯州詹克逊城看起来就象是一个大肚炉子。那天寒风呼啸，大雪纷飞，六号高速公路上的能见度几乎近于零。玛丽·阿什利小心谨慎地驾驶着她的旧旅行汽车直往高速公路中心驶去。公路上几台铲雪机正在铲雪。暴风雪迫使她放慢速度。看来上班要迟到了。

汽车的收音机里响起了总统的声音：“……在政府里以及在个人生活中，许多人都坚决主张美国应挖掘更多的深沟而不是建造桥梁。我的回答是，对将来受到全球对抗和核战争的威胁，我们不能够再谴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

玛丽·阿什利暗忖：我真高兴投了他的票。保尔·埃利森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她紧紧握着方向盘。一股令人眼花缭乱的白色旋风倏然刮起。

在圣罗斯城，蔚蓝的天空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天气十分灼热。哈利·兰兹无心到外面兜风。他在屋里正享受着许多乐趣哩。他赤裸裸躺在床上，夹在萨莉姊妹俩中间。兰兹从她们俩身上看出，她们不是真正的姊妹俩。安妮特身材修长，属白种人中自然浅黑型女人；而萨莉也是身材修长，却属自然型金发碧眼女郎。哈利·兰兹并不想弄清楚她们俩是否有血缘关系。重要的是她们俩对于这事都很在行。

汽车旅馆的尽头，总统的形象正在电视机上闪烁。

“……因为我相信，只要双方本着真诚的友谊，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沿着柏林和中东国家砌成的那堵包围其他苏联卫星国的水泥墙必须拆除。”

萨莉不再撩拨兰兹了，停了良久，道：“让我把那该死的东西关掉吧，阁下？”

“别动。我想听听他都讲些什么。”

安妮特抬头问道：“你投他的票了吗？”

哈利·兰兹大声喊道：“嗨，你们两个！回去干自己的事情去……”

“众所周知，三年前，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逝世以后，罗马尼亚就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和罗马尼亚政府和它的现任总统亚历山大罗斯·艾恩内斯库重归于好了，他同意和我们国家恢复外

交关系。”

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

“我们首先采取的第一个官方行动，”总统正继续演说，“是要派一名大使到罗马尼亚去。这仅仅是个开端……”

日暮时分。布加勒斯特。冬天的气候变得出人意外的暖和，在这不合时令的温暖里，街道的夜市上人声鼎沸，熙熙攘攘。

罗马尼亚总统亚历山大罗斯·艾恩内斯库坐在古老的卡莱·维克多利宫殿里，六名助手围着他正在收听短波无线电广播。

“……我不打算去那里访问。”美国总统继续演说。

“阿尔巴尼亚一九四六年与美国断绝了所有的外交关系。我打算把这些关系都恢复起来。另外，我还打算加强我们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外交关系。”

这时，从收音机里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掌声和欢呼声。

“把我们的大使派往罗马尼亚是全人类和平运动的开始。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所有人类都具有同样的血统，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最终命运。让我们记住我们共同的问题要比把我们分隔开来的问题大得多，而把我们分隔开来的问题是由我们自己引起的。”

巴黎郊外。在纳伊的一所戒备森严的别墅里，罗马尼亚革命领袖马林·格罗萨正在收看电视二频道美国总统演说。

“……我保证，我将竭尽全力，在其他方面我也将竭尽所能……”

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了整整五分钟。

马林·格罗萨沉思良久，道：“我认为我们的时刻来到了。莱佛，他真有诚意。”

他的保安队长莱佛·帕斯特纳克回答道：“难道这就能对艾恩内斯库有所帮助吗？”

马林·格罗萨摇了摇头：“艾恩内斯库是个暴君，所以最终也帮不了他的忙。不过，我必须对我的时间选择非常谨慎才是。我那次企图推翻齐奥塞斯库的时候，弄得一败涂地。这一次我决不能再鹿死他手了。”

彼特·康纳斯没有喝醉，他只喝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酒的五分之一。这时，与他同居的秘书南希问：“你不认为你喝多了吗，彼特？”他微微一笑，拍了拍她。

“我们的小总统正在讲话。你去表示一些敬意。”他转过身看着电视机上的图象。”他指着电视屏幕大声嚷嚷：“这是我的国家。中央情报局不会让你把它白白送给别人的。我们要阻止你，查理。你可以用你的屁股作赌注。”

## 2

保尔·埃利森说：“我需要你给予极大的帮助，老朋友。”

“你会得到的。”斯坦顿·罗杰斯平静地说。

他们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总统坐在桌子旁边，他的身后挂着美国国旗。这是他们俩在这个办公室的第一次会面。总统感到很不自在。

如果斯坦顿没有犯那个错误，保尔·埃利森暗忖，他定

会坐在这个办公桌旁，而不是我。

斯坦顿·罗杰斯说：“我有个忏悔要做。你被提拔为总统候选人的那天，我就非常嫉妒你，保尔。当总统是我的梦，可现在却变成了你的现实。可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最后我开始认识到，假如我不能坐到那张椅子上的话，那么除了你就再也没有哪个人能比你更适合坐这把交椅了。”

保尔·埃利森冲老朋友微微一笑，道：“实话对你说，斯坦顿，这间屋子我从心里感到恐惧。我总觉得华盛顿、林肯和杰弗逊的幽灵在这里徘徊。”

“还有我们其余各位总统……”

“我明白，这就是我们必须努力扩大那些伟大人物开创的事业。”

话毕他按了一下桌子上的电钮。数秒钟后，一个穿白色上衣的侍从走进房间。

“有事吗，总统先生？”

保尔·埃利森把身子转向罗杰斯：“要咖啡吗？”

“好的。”

“要加点什么吗？”

“不，谢谢。巴巴拉要我注意腰围。”

总统对待从亨利点头示意，他便悄然离去。

巴巴拉，她对每个人都感到惊奇。华盛顿周围的流言蜚语，说那次婚姻将持续不到一年。可是现在都快十五年了。这不能不是一次成功。斯坦顿·罗杰斯在华盛顿严于律己，声誉大增，而巴巴拉也赢得了知书达理的主妇的声誉。

保尔·埃利森站起身来，边踱步边道：“我的演说好象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骚动。我想所有的报纸你都看过了吧。”



斯坦顿·罗杰斯耸了耸肩：“来龙去脉你都知道。他们既然喜欢树立英雄人物，所以他们也就可以把这些英雄人物打倒。”

“坦率地说，我不在乎报纸上说些什么。而我对人民说的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东西。”

“非常坦率。你正在把上帝的威严置入广大人民之中，保尔。武装部队不赞成你的计划，一些势力强大的煽动分子和动摇分子想要看着这个计划付诸东流。”

“不会的。你知道今天世界上的最大问题吗？不再有政治家了，所有的国家都正在由政客掌管。不久以前有一段时间，这个地球上还有许多巨人，有些是善的，有些是恶的。但是，他们终究都是巨人。罗斯福、邱吉尔、希特勒、墨索里尼、夏尔·戴高乐，还有约瑟夫·斯大林。他们为什么都能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生存呢？为什么当今就没有政治家呢？”

“要想在二十一时的荧光屏上作一名世界巨人太难了！”

门开了，侍从走了进来，托着一个放有咖啡壶和两个咖啡杯的银托盘，每件饮具上都盖有总统的印章。他动作娴熟地斟了两杯咖啡，问：“还要别的什么，总统先生？”

“不要了。就要咖啡，亨利。谢谢。”

等待从离开，总统道：“我想跟你谈谈关于给罗马尼亚找一个合适的大使的事情。”

“好吧。”

“我不必告诉你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我只想要你尽快着手去办这件事情。”

斯坦顿·罗杰斯呷了一口咖啡，然后站起身道：“我现在就上车到国务院去。”